

明清小说戏曲论丛

陈年希文存

刘强 编校 曹旭 审定



上海遠東出版社



明清小说戏曲论丛

陈年希文存

刘强 编校 曹旭 审定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小说戏曲论丛 / 陈年希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2

(陈年希文存)

ISBN 978-7-5476-0571-4

I. ①明… II. ①陈…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明清时代②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1880 号

责任编辑: 鲍广丽

装帧设计: 张晶灵

明清小说戏曲论丛 陈年希文存

编校: 刘 强

审定: 曹 旭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8 插页 8

ISBN 978-7-5476-0571-4/I·283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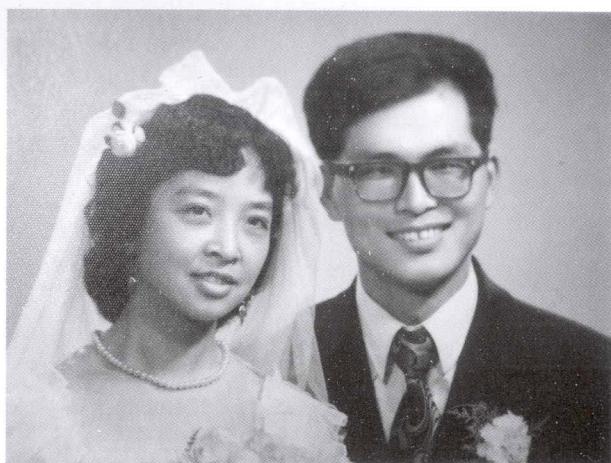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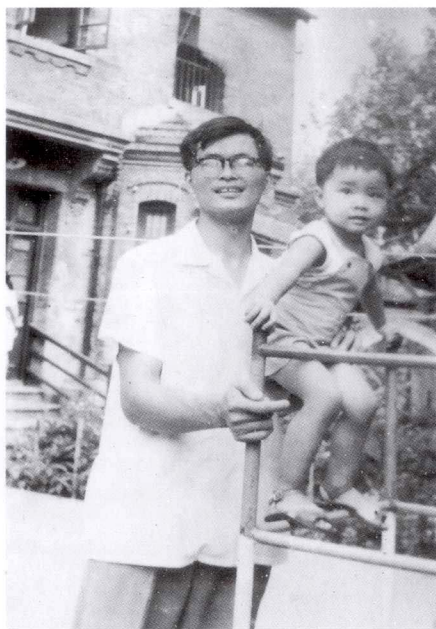
备课



和母亲、弟弟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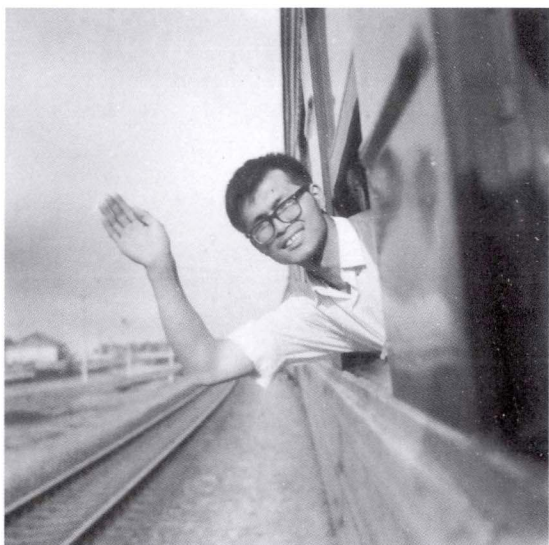
与夫人徐伟群
的结婚照



初为人父



和儿子陈鸣在韩国青瓦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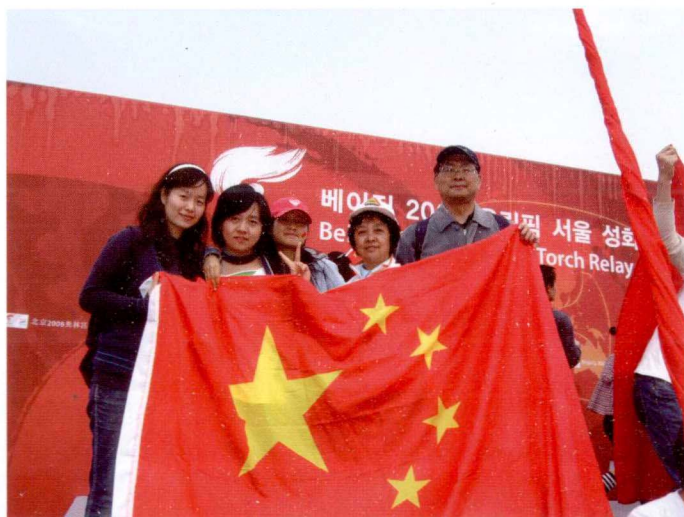
远行



与欧阳健先生在一起



与同学在一起



在首尔迎接奥运圣火



装扮成韩国大爷大妈



和韩国学生在一起

序：陈年希墓前感言

曹 旭

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去，我不想和他多交一言；有的人逝去，但还活着，我想和他倾心交谈。

我和年希是上海师院中文系的学生，我77级，他78级，我比他早半年进校，早半年毕业，早半年留在古典文学组，等他推门也进了古典组，我们成了同事。

人生其实是一场看风景的旅行，在此后30多年行旅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坐在大巴后排的位子上。

我们中文系的所在，是原华东音乐学院贺绿汀住过的小红楼，掩映在绿树丛中。古典组是朝南的一间，放着几张破旧的写字桌。人多“桌”少，我留校的时候，分不到写字桌，只分到两只抽屉；而且，这两只抽屉还在同一张写字桌上：是东面写字桌一只抽屉，西面写字桌一只抽屉；年希晚了半年，等他毕业留校的时候，连一只抽屉也分不到了——这具有象征意义——对年希来说，以后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轮不到——教授——轮不到。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可笑、愚蠢、不合理到极点。

在古典组，我们有不同的专攻。我原来喜欢唐诗宋词，但中文系成立近代组，分配我研究近代诗文；他则研究元明清小说戏曲。虽然研究方向不同，像两家农舍隔着墙垣，但鸡鸣狗吠的声音还是天天听到。

譬如，我们的信由办公室收发信的人，统一插在古典组的门背后，门后一张旧牛皮纸上，分信封口袋，粗略地写着人名，经常插错。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信，有时要“兜底翻”——把所有的信全部拿出来拣。这样一

来，我们都知道，一次，刘诚老师突然说：“古典组的信，陈年希最多”——差不多都是学生写给他的。我暗想——他的班主任工作一定做得很好。

尤其当我看到熟悉的笔迹，也认识那个学生，拿着那封信，以为是写给我的，一看，不是的，是写给陈年希老师的。那时——我真有一点妒忌——事物总是平衡的：我写的文章比他多，他拥有学生的感情比我多。

也许，年希对学生的关怀是母亲式的，无微不至；我对学生的关怀是父亲式的，粗暴专断——男学生就会抵触我吧！

年希是一个正直、坦率、重感情的人；他的重情令人难忘。

有一年，中文系举行职工乒乓比赛。

我和祝先生比赛，裁判是——陈年希。

比赛前，我有点轻视祝先生，因为祝很斯文，是我们系里最像知识分子、最适合穿长衫的人，我想，他应该不会打乒乓吧！但一上场，真正不会打的，其实是乡下小学没有一张乒乓桌的我；而祝是上海乒乓重点小学出来的，小学里就打得好，我和祝的水平相差很远。

虽然水平相差远，但我们还是打得难解难分，差一点我就赢了——因为陈年希是裁判。

明明祝的一个“擦边”好球，但裁判判“出界”；明明我抽出界了，但裁判判“擦边”好球。祝是深度近视眼，有时看不清，就混过去了。但一进出，分数平了，就觉得不对：曹旭怎么有那么多“擦边球”？我怎么有这么多“出界”？

祝险些输掉比赛，越想越生气，和裁判大吵。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古典组的人，平时大家都很好。现在帮得太厉害了，连我也觉得不好意思——事后年希仍一脸歉意地对我说：“我已经尽力了，实在回天乏术。”“嘿嘿”，他也笑了，说：“真是回天乏术。”

还有一次，教师和研究生乒乓比赛。研究生里有一个朱振武，是李时人的学生，以前打过专业队，此人了得。研究对策的时候，陈年希提出，用“我”去对付朱振武，我知道那是田忌赛马的孙子兵法，用我方的“下驷”，去对付对方的“上驷”。

比赛竟然又打得很胶着，虽然我输了，但也不是一边倒，比分甚至还有领先的时候，大家觉得奇怪。后来朱对我说：“我看您比赛的时候穿着

皮鞋,就不敢发力,不敢抽球,也不敢吊球,生怕您摔跤。宁可输了比赛,也不能让您摔一跤呀。”作为研究生,朱很尊重我;还有一个因素,我是学校研究生部部长——这也许是年希研究《三国演义》用在比赛中的策略吧!

年希评职称的时候,我替他做过“说客”,得罪了同时申报的竞争对手。年希的竞争对手,也是我喜欢的正直而年轻有为的人,我曾多次赞誉他。但他想不通,为什么我在关键的时候不站在他一边。过了很长时间,他才释然地说:“你和年希是一个教研室的,所以帮他。”

年希的明清小说研究非常优秀。优秀的标志,是他有超前意识,他总是站在学术的前沿思考问题,创新意识强,时有“怪招”,文章就有新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发表了许多论文,那是他学术的黄金时期。

我们77级、78级在经历了十年上山下乡的艰辛以后,从插队落户的农场和工厂来到大学,都是安徒生童话里井底的癞蛤蟆。在近于绝望的时候,被一只金色的水桶带出井,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太阳和月亮。高兴得发疯,高兴得整天乱蹦乱跳。那是一个标准清楚、是非分明、生活目的明确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想象力的时代;那是一个努力读书、努力写论文,就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发表一篇论文,全教研室的人都知道,都分享喜悦;有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就出预告,谈构思。除了商韬先生和欧阳健先生以外,我应该是听年希谈论文构思最多的人。他说出版社约他写《三国演义》与商海战略的书,我听了很高兴;他与欧阳健先生校点《红楼梦》,我同样着迷,恨不得也去研究《红楼梦》。

年希多才多艺,充满艺术细胞。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近于专业水平。我们一起到吴淞参加一个班的结业典礼,席间,他唱了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高遏行云;歌里许多细微的地方都唱得惟妙惟肖。这也启发了我好好练唱歌的想法——我和年希心照不宣,我们都知道对方是生活在歌声和感情里的人。

年希请我为他的班级作演讲,由此我认识了刘强、新方、吕歌、李岚等一些学生,他的好学生成了我的好学生,我们一起到无锡去寻找春天,

感受桃花人面和远山晴鸠的呼唤；刘强还考了我的研究生，我们的生命和记忆交织成一片云锦。这些——都是90年代初的事。

此后，国家对学校不再“包办”，办学经费要自己想办法，资本主义的竞争使人急功近利。学校为了生存，鼓励大家破墙开店；中文系不再讨论教学和学术，而是讨论可以破哪一块墙，开一家什么店。为了多挣钱，学校扩招各类学生。年希告诉我，系里要他去外系上非专业的“公共关系学”。那时我就觉得不好，但不知是歧路亡羊的开始。紧接着，是大学挤排名；许多教师对人云亦云、造假的学术失去意义和信心，年希的学术也就渐渐稀疏。社会转型过快，人文精神失落，年希很不满，但无能为力，不免有点消极。

后来联系有点少。大家都忙，但不知道对方忙什么。我去了日本，他去了澳门、韩国。

自从奥斯特洛夫斯基死了以后，人们不再相信什么主义；不再奢谈什么人生的意义。80年代最后的童话过去了，礼也崩了，乐也坏了，钢铁也炼成了，物欲也横流了——但年希的思想，仍然纯洁地停留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至情的人，过于执著；像石头，江流石不转。

14年以后，等我离开研究生部和图书馆重回中文系，他也回来了；我看他的精神状态，仍然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譬如，去卡拉OK，人家请他唱，他总是说：“我只会唱红歌喔”——这是自豪，也是自卑。

一次，借专家来讲学的机会，我打电话请他到桃李居聚聚。他坐在我身边说：“要不是你请，我是不会来的。”他仍然像以前那样，和谁说话，都喜欢头挨着对方的头。他说：“我已经退休在家了。”我听了半天说不出话。

那次离席，是我们见面的句号，他一去不返。

我和年希之所以关系好，因为——我们都是重感情的人；因为——人生是一场邂逅，没有遇到的，今生不会再遇到；有幸相聚在一起的——旅行团迟早要解散。别说朋友，父母兄弟也一样，总要先走后退；让以往喧闹的日子荒芜，长满青草。

冰心诗云：“残花缀在繁枝上，鸟儿飞去了。撒得落红满地——生命也是这般的一瞥么？”

“我要挽那过去的年光，但时间的经纬里，已织上了现在的丝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光正缓缓地向后退，像没有色彩的黑白电影，以前的很多事，年希的事，我的事，别人的事，学生的事，感情纠结的事，都朝后退，越退越淡，淡出画框——30年前的好事和坏事，现在都变得不好不坏。

我很悲伤——好像年希的走，我是有责任似的。假如当年在某个时候，某件事情上，我再做点什么，劝他点什么，也许他就不会走得这么早。作为朋友，我有一份自责。

现在能做的，就是为年希树一块纪念碑——出版一本陈年希纪念文集。

我把我的想法对年希的妻子徐伟群、儿子陈鸣和好学生刘强说了，他们都很赞成。又得到了欧阳健、曲沐等生前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刘强报效师门，辛勤努力，纪念文集终于编成。

上海师大人文学院是年希曾经立足容身和休息的地方；文集编成以后——年希便与这个世界脱离了一切关系，并永驻在自己和学生、朋友用文字搭起的热气腾腾的帐篷里。

虽然青松肃穆，时间也失去意义，阳光照不透你——比夜还深的睡眠。但学生、朋友的哀思和我说的话，从灵前飘动的旗幡上可知，你已在冥冥中感知。

最后的心愿是——这本书的出版，来得及在明年的清明节，放一本在你大理石般的额前。

2011年12月12日恢复高考纪念日
于上海伊莎士55号新居

目 录

序：陈年希墓前感言	曹 旭 1
-----------------	-------

第一编 学术论文

试论明清小说评点派对我国古典小说美学的贡献	3
用《三遂平妖传》不能说明《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 ——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12
《三国演义》毛评概述	23
凌濛初戏曲理论批评初探	34
《义勇四侠闺媛传》与《雪月梅传》	44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研讨会综述	45
英雄的颂曲 豪杰的悲歌 ——《三国演义》、《水浒传》比较研究之一	52
《冯婉贞》的作者及原文	58
《三国志后传》考论	62
陆士谔家世、生平及著述新考	69
陆士谔家世、生平及著述新考补 ——兼谈新发现的《云间珠溪陆氏谱牒》	77
《陆士谔生平及著述年表》正误、辨析及补遗	82
从陆士谔小说中探寻陆士谔的小说创作	88
“红学”新革命	96
谈《施公案》的艺术成就	101

也谈关索之迷	112
《南北两宋志传》前言	114
周越然所藏明清小说知见录(残稿)	117

第二编 杂文诗歌

一封可做历史材料的信	121
致欧阳健先生书信八封	125
致曲沐先生书信六封	137
给儿子陈鸣的一封信	147
致刘强的两封信	149
草房歌声	152
本世纪初上海人的梦	156
创意“名片”	157
润物细无声	
——班主任工作琐记	159
韩国行	165
旧体诗二首	176

附编 纪念文集

年希属于八十年代	翁敏华	179
深切悼念陈年希先生	欧阳健	182
深切悼念陈年希先生	曲 沐	185
侯忠义致欧阳健函	侯忠义	189
人间自有真情在	朱伟忠	190
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悼陈年希	顾金发	193
一个好相处的人	林国伟	194
和陈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罗新方	197

忆年希	俞懋锦	202
挽诗及挽联九首	沈伯俊等	208
追忆我的父亲	陈 鸣	211
陈年希同志追悼会悼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党委	219
追悼会答谢词	陈 鸣	221
陈年希先生简明年谱	刘 强 编	224
二十年的师生缘		
——《陈年希文存》编后记	刘 强	231
跋	陈 鸣	241